

江苏文艺出版社
台湾万盛出版有限公司

淘
在
手
心
的
朝
阳

席绢

总策划/王戈

主 编/阡陌

席绢痴情系列

掬在手心的朝阳

江 苏 文 艺 出 版 社
台湾万盛出版有限公司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掬在手心的朝阳

作 者:(台湾)席 绢

责任编辑:李荣德

出版发行:江苏文艺出版社(邮政编码:210013)

发 行 者: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者:江苏省常州印刷厂

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6 插页 4

字数:140,000 1997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20000 册

标准书号:ISBN 7-5399-0987-X/1·1020

定 价:7.80 元

展令扬终于结婚了

——阡陌

神秘的“东帮”之秘，在席绢小姐的笔下埋下了一个特大的关子，随着向以农、曲希瑞、安凯臣、南宫烈、雷君凡等人一个个被情网所罗，在《悠悠此情何时了》一书中，席绢小姐却只是回忆了他们六人在少年青春岁月中的校园生活，仍然只字不提展令扬的婚恋史。直到今日的痴情系列第 24 本，也不见他的未婚妻出场。在第 25 本《掬在手心的朝阳》里，他终于再度登场，并且，出人意料地连中七元，好像是对这场迟来的婚事变本加利一般，一口气七度娶妻。但命运之神非常会捉弄人，他的六度夫子都因不同的原因一个个夭折，当梅开七度的时候，自然就格外提心及失意。

好一个左晴晴，一心不信邪，只为消除展令扬六度丧妻的阴影，从而将他从失望的深渊里彻底解救出来。这个怪胎之最，也和其他五个东帮成员一样，终究难逃情劫，也被一网打尽。

楔 子

报纸上大篇幅的报导，触目惊心的斗大标题：

怪胎之最的第七任妻子确定 灰姑娘雀屏中选

【本报讯】名噪一时的“东帮”之首展令扬即将梅开七度，由于第一任妻子难产身亡；第二任妻子自杀身亡；第三任妻子车祸身亡；第四任妻子重病死亡；第五任妻子坠楼身亡；第六任妻子流产死亡，因此他的第七任妻子的将来备受瞩目，是福是祸已成为众人的关注焦点，亦成为商界人士茶余饭后的话题。

左晴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在她还来不及思索什么的时候，门被打开了——

展令扬身着一袭黑色的西装，伫立在她眼前，左晴晴一阵心慌，连忙把手上的报纸藏到背后，但是，展令扬已经看到了。

他盯着她，面无表情的说道：“报纸上写的都是事实，成为我的第七任妻子会有什么后果，就看你自己的命大不大了！”

左晴晴脸色更加惨白，他向她逼近，她反射性的瑟缩了一下，他被她的反应惹恼，粗鲁的将她一把掀起，“走！典礼的时间到了！”

他头也不回，硬拖着她走向婚礼现场。



龚园是一幢坐落于阳明山的豪华巨宅，展令扬原名其实叫龚季云，其父龚翼轩是飞鹰集团总裁。六门的加长型凯迪拉克在气派万千的大门前停下，展令扬不吭一声，抓起左晴晴的手，便大步的走进应声而敞开的大门，左晴晴只觉得眼前一亮。

“季云，她就是晴晴？”

“对！我的第七任妻子！”他刻意强调“七”这个字眼儿。

“晴晴——”

“这位是爷爷，这位是奶奶，”展令扬迅速的说完，便又抓起她的手，硬把她拖离客厅，往二楼的尽头疾走。左晴晴只觉得一头雾水，心中的不安更加扩大。

在二楼通道的尽头，有一道雕刻雅致的门，展令扬一脚把它踢开，毫不爱怜的把左晴晴甩到房里，并用力的带

上门。

“从现在起，你就给我待在这个房里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准踏出这个房门一步，也不准你和任何人说话、接触，尤其是男人！”他像在下圣旨一般，趾高气昂，又一副不容反对的气势。

左晴晴再也忍不住，“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，竟然敢限制我的行动。私自软禁他人是犯法的，你不知道吗？”

他冷不防的掴了她一掌，她应声倒地，一切发生得如此仓卒、毫无预警，左晴晴只觉得眼前一片金星，耳朵嗡嗡作响，左颊不断发热发胀，像有千只蚂蚁在叮咬般难受，嘴角更淌着细细的血丝。

“你是我花钱买回来的，竟然还敢顶嘴！”他指着她，厉声咆哮。

左晴晴强忍住脸颊的疼痛，从地上爬起来，有些踉跄的走向他，出其不意的回他一记。

“没错！我是你花钱买的，但我是人，不是东西，请你尊重我的人权！”

展令扬真的愣住了，他压根儿没想到，眼前这个纤细柔弱，楚楚可怜的女孩竟然敢打他，还打得这么大力、这么痛！

但是，更令他泄气的是，她的一巴掌，不但没有使他

更加火大，反而气消了许多！对于自己这种不合逻辑的反应，展令扬真是啼笑皆非。

“那你想怎么样？”他的语气缓和许多。

左晴晴有些意外，但是她决定把握机会，据理力争：“我希望我有完全的自由，当然，我会遵守龚家的家规，不会做出败坏龚家名声的事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，你并不打算辞去幼稚园老师的工作，还是要天天在外面抛头露面，招蜂引蝶？！”他愈说愈激动。

“我是不打算辞去工作，但这和招蜂引蝶扯不上任何关系！”她真不懂他的思考逻辑，怎么会如此可笑。

他深深地看了她一眼，然后，突然放声大笑，那笑声听来让人感到毛骨悚然。

左晴晴心中的不安再度泛起。“我不觉得自己讲了什么可笑的话。”

他还是狂笑不已。

“展令扬！”她大叫一声，希望能制止他。

他果然不再笑了。“你和她们一样，你们女人都一样，全都是薄情寡义……”

抛下这一串凄凉的话，他像只斗败的狮子般，拖着受伤的脚步，恍恍惚惚的走向门口。

“展令扬，我——”她忍不住唤他一声。

他回头看她一眼，那双深邃的黑眸中，竟然装满了创伤，以及难以言喻的寂寞——她呆住了，一时之间，竟然找不到任何话说。

“你可以自由行动，满意了吧！”语毕，他便转身离去，消失在通道尽头。

左晴晴在不知不觉中泪湿双颊，她不知道自己为何流泪，只是感到一阵阵莫名的心痛，因为他离去的那一刹那，眼神是那么空洞、那么拒人于千里之外，那么令人心碎——

为什么?!

她不懂。



直到晚上，展令扬始终未再出现，左晴晴心中千头万绪，却怎么也理不出个头绪来，只是，展令扬那张受伤的脸庞，一直盘踞在她脑中，挥也挥不去。

正当她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时，传来轻轻的敲门声。

“晴晴，我是奶奶，我可以进来吗？”

奶奶?!

晴晴想起下午进门时，那个唯一开口说话的老妇人，

她连忙跑过去，把门打开。

“奶奶，请进！”

龚老夫人慈祥的看着她，脸上有着侯笑非笑的表情。“季云今晚是不会回来了！”

她一面走，一面说道。晴晴很自然的上前扶住她，陪她到沙发坐下，“奶奶请坐，我帮你倒茶！”

龚老夫人露出相当欣慰的眼神，对着她微笑。

“晴晴，你坐下来陪奶奶聊聊好吗？”她晃然很喜欢这个长七任孙媳妇儿。

“嗯！”晴晴开朗地笑道。她的个性就是这样，明朗又热情，一点儿也不怕生，很容易和人打成一片。

龚老夫人轻轻的握着她的手，把她从头到脚，仔仔细细的端详一遍，晴晴一点儿也不以为意，静静微笑地站着。

“你的脸颊怎么肿了！”龚老夫人惊叫一声。

“没什么——”晴晴连忙抚着脸颊，想说些什么。

“季云打了你，是吗？”

“呃？！”晴晴有点儿意外。

“可怜的孩子。”龚老夫人伸手，想碰触她的脸颊。

晴晴不想令老人家伤心，很快的说道：“奶奶，你别为我担心，他虽然打了我，可是我也没有便宜了他——”

“呃?!你——你是说——”龚老夫人因过度吃惊,而有些口气。

“我回敬了他一记,而且是重重的一掌,嘿嘿!”晴晴说得眉飞色舞,还不忘比手划脚一番。

龚老夫人先是一愣,接着她竟然笑了。

晴晴感到讶然,她不懂,自己的孙子被人家打了,她竟然笑得那么开心?!

“奶奶——”

“抱歉,因为这件事实在太好笑了,所以——”龚老夫人一面说,一面还是不停地笑。

晴晴更加搞不清楚状况了。

半晌,龚老夫人停止笑声。“你看过报纸的报导了吧!”

“什么报导?”她故意装蒜。

龚老夫人看着她,带着感伤的口气说:“你是个好孩子!晴晴——”

“奶奶,你是不是有话想告诉我?”晴晴一直是个善体人意,又温柔贴心的善良女孩。

“报纸是不是说你是怪胎之最后的第七任妻子?”

“嗯!”晴晴只好诚实的点点头。

“他们是不是还说,他的前六任妻子都在婚后一年内

惨遭变故身亡？”

“嗯！”她只得再度点头。

“晴晴，你老实告诉我，看到这些报导，你是不是感到很害怕、不安？”

“我真的吓了一跳，这些事真得十分骇人，我想一般人都会吓到的！”晴晴实话实话。

“你说的没错——”龚老夫人语气更加感伤。“那——你为什么还要嫁给季云？”

望着龚老夫人那张充满哀伤的脸，晴晴决定据实以告。“我是卖给季云来赎债的！”

“赎债？！”

“嗯！我爸爸好赌成性，欠了人家一大笔赌债，没钱还债。此时，季云出现了，他向我爸爸提出交易，要我嫁给他，而他帮我爸爸还清一切债务。”

“这么说你并不爱季云？”

“对不起，奶奶，让你失望了！”晴晴不想对老人家撒谎。

“不！你不要道歉，你并没有错。”龚老夫人不但没有丝毫责怪之意，反而充满爱怜与歉然。

她的反应，令晴晴隐藏心中多时的疑问脱口而出：“奶奶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报纸上写的是不是真的？”

“你为什么想知道？”

“无论如何，我已经和季云的确结婚了，而且——”她想起他那双孤寂而受伤的眼眸，心中再度抽痛。

“而且怎样？”

晴晴抬起头，用一双真诚而热情的眼眸望着龚老夫人，“奶奶，我这么说你或许不相信，但是，这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。今天下午，我和季云吵架后，季云离去之际的眼神，深深的烙在我的心底，令我感到心痛不已，不自觉地流下眼泪……”

晴晴说到这儿，眼眶一红，她赶紧深吸了一口气，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。“我不知道我自己为什么会落泪，我只能说，我真的被他那双眼眸慑住了，所以——”

“晴晴，”龚老夫人紧紧的抱住她，佝偻的身子不停的颤抖，“我没看错，你真的是个好孩子……”

“奶奶——”晴晴轻抚住她的肩，试图安抚她。

过了一些时候，龚老夫人终于止住了泪。“这一切都是我们的错。”她语重心长的感叹，眼神逐渐飘向遥远的记忆中。

“季云的母亲是中国小姐出身，季云的爸爸非常爱她，夫妻俩一直过得很幸福，直到美依收了季云，一切的不幸便接二连三的发生了——”

龚老夫人深深的叹了一口气。

晴晴只是静静的坐在一旁，等待她诉说接下来的故事。

“美依一向以她傲人的身材自豪，她听到医生宣布她怀孕时，立刻坚持要堕胎，我们自然是不同意，为了这事，翼轩和她吵了一阵子，最后，翼轩拗不过美依的苦苦哀求，终于答应了她的要求。不知是幸或不幸，医生说美依的体质不适合堕胎，强行为之的话，可能会母子俱亡，这么一来，翼轩自然是说什么也不可能让美依堕胎了——”龚老夫人喝了一口茶，转身看了看晴晴，然后才继续地说下去。

“美依虽然爱美，但这攸关性命，所以在我们百般安抚下，终于打消堕胎的念头。原以为从此便相安无事了，没想到这只不过是一连串变故的开端——”

当她还想再继续说下去时，门被急急的推开。

“老夫人，您诵晚经的时间到了。”管家张妈提醒她。

“哦！”龚老夫人有些踌躇，她用一种热烈而带着歉意的眼神望向晴晴。

晴晴实在很想知道接下来的故事，但是眼见龚老夫人一副为难的模样，她又不便勉强她，正当她想开口说些什么，张妈比她快了一步。

“老夫人，您再不动身可会误了时间呀！这可是你多年来，天天必做的大事，不是吗？”张妈刻意加重语气。

“可是——”

听张妈这么一说，晴晴自然不好意思再要求龚老夫人留下了，“奶奶，您先去诵经吧！剩下的，改天再说吧。”

“唔！也好！”龚老夫人这才满意的一笑。

眼看两位长辈消失在门口，晴晴不禁叹了一口气。

看来，这个家真的藏了不少秘密呢！

晴晴直觉的认为，龚园的秘密铁定和展令扬那怪异的行迳有很大的关系，尤其是潜藏在他双眸里，那份难言而令人心酸的孤寂与悲伤……

不过，对晴晴而言，展令扬除了令她感到心酸外，更带给她不安。

毕竟，“怪胎之最”这名字听起来挺骇人的，何况他本人又不否认——

晴晴不由得陷入自己波涛汹涌的思绪中……



夜真的很深了，晴晴褪去睡袍，蜷在被窝中，折腾了一天，她着实累了。

正当她合上双眼的刹那，展令扬的身影乍然浮现在她脑际。